

王政
鴻喜

XIXIAWEN XINJI CIXIAOZHUAN YANJIU

西夏文《新集慈孝传》研究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重点项目

西夏文《新集慈孝传》研究

◎ 聂鸿音 著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夏文《新集慈孝传》研究 / 聂鸿音著. —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9. 12

ISBN 978-7-227-04353-9

I. ①西… II. ①聂… III. ①西夏语—语文—研究 ②新集慈孝传—研究 IV. ①H211.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25408 号

西夏文《新集慈孝传》研究

聂鸿音 著

责任编辑 周淑芸 何志明
封面设计 杨祎霞
责任印制 唐 晴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出 版 人 杨宏峰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 (750001)
网 址 www.nxchn.com
网上书店 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nxhhsz@yahoo.cn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华地彩色印刷厂

开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张 5.5 字数 80 千
印刷委托书号(宁)0007038 印数 1000 册
版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227-04353-9/H·56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导 论	1
《新集慈孝传》及其编译缘起	3
史料考源	10
同类作品中反映的文化史背景	24
关于校读和译注的简要说明	31
西夏文校读	33
《新集慈孝传》译注	103
婆媳章	104
叔侄章	113
姊妹章	122
兄弟章	128
姊妹章	142
夫妇章	146
娣姒章	160
舅甥章	166
参考文献	170

导论

◇《新集慈孝传》及其编译缘起

◇史料考源

◇同类作品中反映的文化史背景

◇关于校读和译注的简要说明

导 论

西夏乾祐二十四年(1194),引领河西文化进入高度发展时期的仁宗皇帝去世了,年仅 17 岁的桓宗纯佑即位,成了西夏的第八代皇帝。桓宗的青少年时代完全是在仁宗创建的盛世中度过的,这使得他在执政期间并没有过多地考虑国家潜在的危机,而只是打算一如既往地追寻父亲的足迹,从而得以延续前代的辉煌。从仁宗时代开始,接受北宋模式的治国思想就被朝野一致尊奉为成功的必由之路,这种治国思想在西夏要通过政府和家族两套机制来实施。为了帮助刚即位的仁宗及早理解其间的道理,负有教导责任的前代老臣曹道乐为仁宗编译了两本书,一本是讲修身执政之道的《德行集》,另一本就是这里要介绍的《新集慈孝传》。

这本题为《新集慈孝传》的小书是仿照北宋名臣司马光的《家范》编成的,目的是想通过中原历史故事来为人们树立一批封建人伦的榜样,在维系家族关系的基础上追求社会的和谐。1990 年,俄国西夏学家克平已经完成了全书的俄译和相关问题的探讨,而我们这里之所以要重新进行一次解读,主要原因有三个:首先,尽管克平从众多的中原史籍里寻得了大多数故事的原始出处,但她没有能够看出《新集慈孝传》和《家范》的继承关系,这影响了对《新集慈孝传》的本质和编译过程的理解;其次,克平的研究兴趣集中在亲属关系术语和语法学方面,这两个领域非我所长,所以本书的注释多集中在语文学和文献校订方面,希望可以与克平的考释形成互补;最后,本书将在《家范》的帮助下提供一份尽可能妥帖的汉译文,以利将来的西夏语文研究。

《新集慈孝传》及其编译缘起

1909年初夏,西夏文《新集慈孝传》与大批西夏文献一同出土于黑水城遗址^①,并于当年秋季被科兹洛夫(П. К. Козлов)率领的俄国皇家蒙古四川地理考察队携往圣彼得堡,今藏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编号 инв. № 616。该书的鉴定和登录工作最初是由聂历山完成的^②,在此基础上,戈尔巴乔娃和克恰诺夫于1963年公布了当时了解的基本情况^③:

《新集慈孝记》,инв. № 616。

写本,19.5×13.5厘米,墨框16×11.4厘米。8行,行22~25字。无页码,35面^④。保存良好。

曹道乐(或安)编译。

故事集,摘自汉文史籍,记述德行。

① 遗址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旗达赉库布镇以东25公里处。

② 聂历山(Н. А. Невский):《唐古特语文学》第1册(Тангутская филология, т.1, Москва: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осточ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1960),第86页。

③ 戈尔巴乔娃,克恰诺夫(З.И.Горбачева и Е.И.Кычанов):《西夏文写本和刊本》(Тангутские рукописи и ксилографы, Москва: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осточ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1963),第56页。有白滨中译本,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历史研究室资料组1978年编译的《民族史译文集》第3集,第36页。

④ 通过核对原件可知,这里的页数统计没有把封面的一页算进去。

俄国收藏的这部西夏文《新集慈孝传》仅存卷下,分《婆媳》、《叔侄》、《姊妹》、《兄弟》、《姊妹》、《夫妇》、《娣姒》、《舅甥》八章,共包括 44 则故事,宣扬的是中国封建时代的家庭伦理道德。书中所有的故事都据汉文史料摘译而成,因此,从浩如烟海的中原典籍里逐一寻得每则故事的来源就成了解读全书的关键。在这方面,已故的俄国西夏学家克平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在 1990 年公布的最终研究成果中^①,克平刊布了西夏写本的全部照片,并参照汉文史书出色地考定了 39 则故事的主人公名字,其中仅仅在一个人名上出现了失误,即把卧冰求鱼的“王祥”译成了“王修”^②。除此之外,悬而未决的故事有 5 则,分别为第 7 则、第 11 则、第 18 则、第 19 则和第 44 则,对此她仅仅给出了西夏故事的俄译,遇到主人公的名字则不得不代以俄文的拼音,而无法将其逐一还原成汉字^③。但无论如何,克平对西夏文献和汉文文献的熟悉程度是令人惊叹的,没有她卓越的开端工作,从那以后的一切研究都将无从谈起。除去文献考据之外,她还在此基础上开展了关于西夏亲属称谓的研究,从中发现的“男女分称”体系至今仍被学界传为佳话。

① 克平 (К. Б. Кепинг):《新集慈孝记》(Вновь собранные записи о любви к младшим и почтении к старшим), Москва:Наука, 1990。

② 这个误译大约来自克平自己以前的研究。在她 1983 年出版的《〈类林〉——已佚汉文类书的西夏译本》一书里,“王祥”就是被译成“王修”的。参看 К. Б. Кепинг, *Лес категорий, утраченная китайская лэйшу в тангутском переводе*, Москва:Наука, 1983, 第 107 页。

③ 克平给出的俄文拼音分别是:第 7 则 Син Пан、第 11 则 Лоу Чан я、第 18 则 Хан Хэ、第 19 则 И Мэн,以及第 44 则 Чжи Цза。

五年之后,克平留给我们的5个问题中有4个得到了解决^①——第7则故事的人名当译“薛包”,事见《后汉书》卷六九;第11则故事的人名当译“柳仲郢”,人名见《新唐书》卷一六三;第19则故事的人名当译“倪萌”,事见《东观汉记》卷一六;第44则故事的人名当译“郗鉴”,事见《晋书》卷六七。仅剩的第18则故事当时曾令我百思不得其解,因为故事中明确说主人公是“宋时人”,而在整个《宋书》和《南史》中都未见相应的人名和事迹。1999年,西夏文《新集慈孝传》的原件照片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再次刊布^②,相应的全文汉译也几乎同时发表^③,研究工作至此可谓告一段落,而本书之所以重提十年前的往事,乃是因为我在前些时候意外地找到了第18则故事的来历,同时也找到了曹道乐当年编译《新集慈孝传》的灵感源头,由此我们可以为学界提供一份标准的汉译文,同时也对这部书的性质和编译缘起形成一些新的认识。

首先应该指出的是,聂历山把西夏文书名的5个字译成“新集慈孝记”,这个译名尽管已经得到了学界的普遍采纳,但是却不尽符合中原同类书籍的命名习惯。我们知道,古时以忠孝节义故事编成专书的传统发端于汉代刘向的《列女传》,其后又有《孝子传》、《高士传》之类的著作行世,书题大都用“传”字,而曹道乐在编译本书时既然以汉文典籍为据,那么可想而知,他心目中的书题用字必

① 聂鸿音:《西夏文〈新集慈孝传〉考补》,《民族语文》1995年第1期。

②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俄藏黑水城文献》第1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20~138页。

③ 聂鸿音:《西夏文〈新集慈孝传〉释读》,《宁夏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在这篇文章中,第18则故事的主人公韩滉只是用拉丁字母拼写作 han ho。

然是符合中原传统的“传”而不是“记”^①。

现在我们看到的西夏文《新集慈孝传》卷下没有跋尾和抄写题名,另外,由于卷上已佚,所以也没有序言保存下来,这使我们不能掌握关于这本书编译缘起的直接信息。事实上,唯一的线索只有卷首的一则西夏文题记,这则题记可以译成这样:

中兴府承旨番大学院教授臣曹道乐新集译。

从中我们了解到《新集慈孝传》的编译者叫曹道乐^②,他的职衔是“中兴府承旨”和“番大学院教授”。“中兴府”是负责管理当时西夏国都(在今宁夏银川市)的政府机构,按《天盛律令》规定,“中兴府”属于“次等司”,级别仅低于“中书”和“枢密”,司内设“承旨”八员^③。至于“番大学院”,大约就是最初由西夏文字的创制者野利仁荣主持的“蕃学”^④,也是西夏政府中最高级知识分子任职的场所,按《天盛律令》规定,番大学院在西夏政府中的地位也相当于“次等司”^⑤。这两个职衔表明曹道乐是西夏朝中颇有些地位的文臣,不过由于史料的缺乏,我们对他的生平可以说是一无所知,所幸在俄国

① 聂鸿音:《西夏文〈新集慈孝传〉考补》。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在提到这本书时一律使用“新集慈孝传”这个译名。

② 如戈尔巴乔娃和克恰诺夫在《西夏文写本和刊本》中所指出的,这个人名第三个西夏字也可以译成“安”。

③ 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西夏天盛律令》,北京: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247页。

④ 《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上》,上海:中华书局点校本,第13993页。

⑤ 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西夏天盛律令》,北京:科学出版社,第245页。

收藏的黑水城文献里另有一部他主持编译的西夏文小书，我们尚能从中大致了解他的在世年代。

与《新集慈孝传》一同出土的这部小书题为《德行集》^①，今藏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收藏编号 инв. № 799、3947，卷首题“番大学教授臣曹道乐译传”^②，并有节亲讹计序言4页，其中有这样几句话值得我们注意：

伏惟大白高国者，执掌西土逾二百年，善厚福长，以成八代。宗庙安乐，社稷坚牢，譬若大石高山，四方莫之敢视，而庶民敬爱者，何也？则累积功绩，世世修德，有道以持之故也。昔护城皇帝雨降四海，百姓乱离，父母相失。依次皇帝承天，袭得宝位，神灵暗佑，日月重辉。

这表明《德行集》编译于西夏（大白高国）开国二百年之后，仁宗（护城皇帝）去世不久，第八代皇帝桓宗纯佑刚刚即位的时候^③。由此我们不难估计，同样出自曹道乐之手的《新集慈孝传》也是在这前后完成的，也就是说，这部书的编译是在桓宗在位的1194年~1206年间，或者确切一点，更有可能是在桓宗即位的最初两年。现存的《新集慈孝传》是个经过校改的稿本，书法不漂亮但堪称

① 参看聂鸿音：《西夏文曹道乐〈德行集〉初探》，《文史》2001年第3期。《德行集》的全书汉译见聂鸿音：《西夏文德行集研究》，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2年，第132~149页。

② 据《新集慈孝传》可知，《德行集》曹道乐职衔中的“学”下脱“院”字。

③ 西夏人像吐蕃人那样，以太祖继迁的出生之年（963）为西夏之始，而不像中原史书那样，以景宗元昊正式裂土自封为西夏之始。

熟练,看来是在成书不久之后抄写的,只是不知什么原因未能付梓,所以它在西夏的影响应该比不上《德行集》^①。

《德行集》的序言中还有一段话暗示了曹道乐在朝中的特殊身份:

于是颁降圣旨,乃命微臣:“纂集古语,择其德行可观者,备成一本。”臣等忝列儒职而侍朝,常蒙本国之圣德。伊尹不能使汤王修正,则若撻于市而耻之;贾谊善对汉文所问,故帝移席以近之。欲使圣帝度前后兴衰之本,知古今治乱之原,然无门可入,无道可循,不得而悟。因得敕命,拜手稽首,欢喜不尽。众儒共事,纂集要领^②。

看得出来,曹道乐应该是前朝的旧臣,他甚至有权力和义务教导年轻的桓宗。由此类推,《新集慈孝传》的编译大约也是基于同样的情况。就目前的认识而言,我们甚至可以说《新集慈孝传》就是《德行集》的姊妹篇。

《新集慈孝传》卷首题“臣曹道乐新集译”,其中的“臣”字表明这本书很可能是奉皇帝敕命编写的,至少是曹道乐在私下编成之后进献给皇帝的。据《宋史》卷四八六《夏国传下》记载,桓宗纯佑即位时年仅十七,显然还缺乏治国的经验。由此我们可以估计,以曹道乐为代表的一班前朝旧臣会想到编一些书供桓宗在闲暇时阅读,从而促使他在政治和人格两方面尽快地成熟起来。作为西夏文化发展巅峰的仁宗时代已经逝去,但那时的政治仍然让前朝

① 存世的《德行集》有一种(ИHB. № 799,3947)是西夏官方的活字印本。

② 以上引用的两段《德行集》序言原文及对译见聂鸿音:《西夏文德行集研究》,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2年,第28~37页,汉译文及注释见该书第132~134页。

的旧臣感到自豪,他们几乎是把前朝奉行的“中原模式”看成治国的唯一道路,因此,经他们编译以供桓宗阅读的书也是标准的“中原模式”。此前我们已经知道,《德行集》为桓宗灌输的是“修身、治国、平天下”的传统儒家理念,而现在这部《新集慈孝传》则是要向桓宗灌输中原式的家族伦理道德。西夏的国家统治实际上是通过政府和家族两套机制来实施的^①,而曹道乐正是针对这两方面各编译了一本书,两本书拼凑起来,共同描绘出了曹道乐心目中的理想政治蓝图。

^① 聂鸿音:《释“大”》,见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一辑,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

史料考源

《新集慈孝传》里此前悬而未决的第 18 则故事可以翻译如下：

Han Ho 者，宋时为 phi co shi。有一幼子，Ho 之弟使其立于掌上往戏，然而坠落，触于台阶而死。Ho 命其夫人：“夫汝勿啼，恐伤叔郎心矣。”夫为兄如此，则岂他人所能离间？视子如此，则视钱财若何耶？^①

现在我们知道，这则故事源出宋代司马光编纂的《家范》卷七^②，下面是相应的原文：

平章事韩滉有幼子，夫人柳氏所生也。弟湟戏于掌上，误坠阶而死。滉禁约夫人：“勿悲啼，恐伤叔郎意。”为兄如此，岂妻妾他人所能间哉？

毫无疑问，Han Ho 是“韩滉”的对音，phi co shi 是“平章事”的

① “视子如此”以下或为《家范》佚文，或为《新集慈孝传》作者曹道乐在编书时增加的论说。

② 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 696 册，第 698~699 页。

对音。至于韩滉是唐朝人而《新集慈孝传》记为宋时人,这当然属于编译者的笔误。现在令我们高兴的是,这则故事可以引导我们逐渐对《新集慈孝传》的编译过程形成一个新的认识。

故事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到了一向不大受人重视的《家范》上。首先我们看到,上面谈到的关于韩滉的那则故事并不见于两《唐书》,也不见于其他中原典籍,而是仅见于《家范》。除此之外,仅见于《家范》的故事还有“叔侄章”的“柳仲郢”,下面是西夏文的汉译:

柳仲郢者,唐时为天平节度使,敬事叔太保柳公权如父。仲郢升为大京兆尹,沿市井见叔时,亦下马恭敬而立,叔过,然后乘马。每日晚夕时,端正衣冠而前往叔驾前敬问。叔常赞誉:“我侄加官,愈增恭敬,侍奉我如父。”夫古时贤者依父礼事叔者,礼也。

相应的原文见《家范》卷六^①:

唐柳泌叙其父天平节度使仲郢行事云:事季父太保如事元公。非甚疾,见太保,未尝不束带。任大京兆盐铁使,通衢遇太保,必下马端笏,候太保马过,方登车。每暮,束带迎太保马首候起居。太保屡以为言,终不以官达稍改。太保常言于公卿间云:“元公之子事某如事严父。”古之贤者事诸父如父礼也。

可以说明同样问题的还有《姊妹章》的“李勣”,下面是西夏文的汉译:

① 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96册,第696页。

李勣者，唐时曹州离狐人也。为丞相时，姊患病，亲自煮粥而焚其须发。姊曰：“丞相多使人，何必亲自受累？”勣曰：“非无使人，然今阿姊已老，勣亦年长，欲久为煮粥，岂可得乎？夫兄弟姊妹者，同胞共气中为最亲，忧乐共之，与他人异。其中兄弟者，少时共食同衣，不能不相爱，然及壮时，各守妻子，故相爱心固笃，亦不能无少许之衰。姊妹者，存于兄弟，则是他人，有争求嫉妒之心。惟兄弟相爱深重，然后能离此害。故兄弟不睦则子侄不合，子侄不合则近人远离，近人远离则僮仆为雠，如此则谁救之哉？念此事，故亲自煮粥也。”

对照一下《家范》卷七^①：

唐英公李勣贵为仆射，其姊病，必亲为燃火煮粥，火焚其须鬓。姊曰：“仆射妾多矣，何为自苦如是？”勣曰：“岂为无人耶？顾今姊年老，勣亦老，虽欲久为姊煮粥，复可得乎？”若此可谓能爱矣。

西夏故事中“夫兄弟姊妹者”至“如此则谁救之哉”那一大段话不见于《家范》所述李勣故事，却来自《家范》原文下面引自《颜氏家训》的一段议论^②：

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前襟后裾，食则同案，衣则传服，学

① 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 696 册，第 700 页。

② 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 696 册，第 700 页。

则连业，游则共方。虽有悖乱之人，不能不相爱也。及其壮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虽有笃厚之人，不能不少衰也。娣姒之比兄弟则疎薄矣……兄弟不睦则子侄不爱，子侄不爱则群从疎薄，群从疎薄则童仆为仇敌矣。如此则行路皆踏其面而蹈其心，谁救之哉？

把原文后附加的议论当成了李勣谈话的内容，这个小小的误会恰好为我们展示了《新集慈孝传》和《家范》的密切联系。类似的情况还有“叔侄章”的“第五伦”：

第五伦者，汉时人也，本性平正。人或问曰：“汝有私乎？”对曰：“昔吾侄患病，一夜十番往视，然后得眠。后吾子患病，虽不往视，而竟夕无眠。若是则是无私乎？”彼时君子论曰：“第五伦者，厚侄岂不如子哉？往视侄，故心已安。未往视子，故心不安。语此者，实所以见德也。”

故事结尾处的“彼时君子论曰”以下一段话实际上并非《后汉书》卷四一原有，而是司马光《家范》卷六在转述故事之后补写的论说^①，《新集慈孝传》连此一同译出，更表明《家范》是曹道乐在编书时的首要参考。

《家范》是北宋名臣司马光(1019~1086)承《颜氏家训》编写的一部著作，全书10卷，分19章，内容杂采史传，行文简略，间有论说。这19章的章目是：“治家”、“祖”、“父”、“母”、“子”、“女”、“孙”、“伯叔父”、“侄”、“兄”、“弟”、“姑姊妹”、“夫”、“妻”、“舅甥”、“舅

^① 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96册，第695页。